

中國現代小品經典

散

東京小品

盧 隱

三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东京小品

冀新登字 006 号

选题策划：王亚民 牛素琴

主 编：钟敬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王德宽 朱金顺 刘 勇

钱振纲 徐 健 郭志刚 蔡清富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东 京 小 品
卢 隐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6 印张 98,000 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5.05 元

ISBN 7-5434-2159-3/1 · 142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序

钟敬文

现代中国是处在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形期！从19世纪中叶起，由于列强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我国社会从末期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了现代（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急剧了，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现象，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它揭开了社会历史的新篇章。

在上述这段时期里（1919—1949），中国思想、文化，随着政治、经济等的剧变，也起了相应的重大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和迅速发展的新文学活动就是这时期文化上大变化的一种有力表现。

小品散文是新文学中的一个门类。新的小品散文作品，随着新文学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而且曾经被当时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称为成绩比较突出的文学门类。

首先，这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品集在数量上相当多，虽然没有严格的统计数字可据，但大体估计，总有近五百种吧？问题还不仅仅在数量上。这个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家，由于各自家庭出身、个人资质以及教养、经历等的种种不同，使他们的作品，从主题、题材到艺术风格等都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

这一时期作家们的作品在思想、情趣上，有的激进，有的热烈，有的幽默，有的凄婉，有的闲适，……在风格上则有的刚健，有的剽悍，有的清新，有的浓艳，有的淡素，……这些各异的形态，真如百花园里的群芳，颜色有红、白、蓝、黄，形体有肥、瘦、重、单，香气有强、弱、浓、淡，……乍一接触，使人大有目迷五色，耳惑五声的感觉。

自然，这些纷繁不一的作品，从质量上看，有些是很卓越的，有些则比较一般；从反映时代的精神上看，彼此颇有强、弱、深、浅之分。但是，它们是同属一个时期的文化产物，不管彼此有怎样的距离，总不能不多少地带着同时代的社会色彩。何况既是成名作家的作品，在艺术上就都应

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吧？这就使它们在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乃至七十多年之后，还有一定存在价值的原因。

现在的多数读者，对于这些情思和风格各异的历史上的作品，也可以有些不同的态度。他们对于那些时代精品，除了领会它的思想、情趣之外，还可以深深品味它的艺术风格。对于那等次稍低的作品，在内容上可以了解作者的心态，艺术上也可以领略它们的某些长处（如果一点长处也没有，它就不应入选了）。总之，作为一种时代的艺术心声，这些作品多少是值得一读的。

这只是就一般读者说的，至于对于那些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乃至文化史家，它们的作用就不只于此了。他们既可以从这大量的作品中诊出那时代的脉搏，还可以对于某些作品进行专精的研究，以求得对当时某些作家们的精神风貌和时代习尚等的理解。

由于上述的原因，我觉得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下决心编纂、出版这套丛书（多数已经绝版多年，现在一般图书馆也不大容易找到的散文集子的汇集），是一种真正有裨益于繁荣新时代文化事业的好事！我想海内外人士及一般读者对此都应有同感吧。

1992. 6. 23 北师大

编辑例言

一、本丛书以选编小品散文集为主，兼及其它类别的散文集。计划选编著名作家和不同思想倾向、艺术流派作家的散文集百余种，力图为读者提供历史上不同情趣、多样风格的读物和研究资料。

二、依据本丛书的计划，酌情选编了有一定代表性又不大容易找到的散文集。为了使更多作家的作品入选，每个作家入选的散文集不超过二种。望读者以历史的眼光阅读、考察。

三、本丛书所收的散文集，原则上采用初版本，初版本难于找到的，选用了再版本。编者对原书的文字一般不做改动，仅对明显的错字做了校勘（校正文字用〔 〕标出）。有少数健在作家

的作品收入本丛书时，作家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

四、为了保持所收集子的原貌，有个别散文集原附有诗歌、小说或译作，本丛书不做变动，照样收入。

五、本丛书一般是每集一册，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也有少数作家的两个集子合编为一册的。

代 序

——忆庐隐

回忆是件多么神秘的事！我每想一手将它掩去，说过去的已经过去，又何必作茧自缚，抓着已逝生命的片段拚命的回想，发痴的细嚼，而得着的只是一阵紧压，一股辛酸，和一腔热泪，但它却像巨灵般的闪到我的头上，阴影立刻罩着我，使我想逃也不能；于是人生的悲剧一幕幕的映在我眼前了。

庐隐！庐隐！谁又能料到，料到这陡然的灾难使我们生死契阔了呢？这一切这一切使我何能相信，何能相信是人生应演的一幕，是你我结合的归宿呢？我振起精神，咬着牙说这并非上帝的意旨，他伟大者决不是这样安排的，但我纵对自己说了千万遍，而我的隐又到哪里去了呢？这悲

哀使我相信，因为太令人痛心了；却又使我怀疑，因为好像是不应当有的。就在这若信若疑，若有若无，若生若死中，我流泪，有时连泪都无法流，只得臆造一座天堂，指着说这便是她去了的地方。我真不知道从清晨到黄昏想了些什么。有人说我疯了，但我不承认；因为如果我真疯了，又何能这样昼夜不停呆呆的伤心，明知道是亘古难挽的劫难，终身洗不掉的伤痕。如果说我不曾疯，那似乎又不对；因我确失了常态，变成另一人了。这一切这一切除了我自己知道，旁人哪能体会得万一。庐隐！庐隐！我多叫你几声，只叫出了我的酸泪，此外是已往的回忆一齐兜上心头。我在这世上颤抖的立着，坐着睡着，任凭朋友的安慰，自己的狂放，终摆不掉这毒蛇似的一整。

幻想是不可靠的，理想更是昙花一现，我们原来是要互相提携共同走尽这凄惨荒凉的人生之道，我们本未料到死神这般早临，它一掌推翻我们心心相印的希冀，一脚踢碎我们美丽的梦境。唉！我们太会幻想白昼做梦了，所以这打击令人伤心得厉害。不过假若我们没有丰富的幻想，我们这几年来的甜蜜从今早已幻灭，就靠这点过份的希冀，我们才尝到人生的意味。这次的厄难，我这脆弱的心头担受不起，但也得勉强撑捋下来，同时你临终时的一颗多感的心自然使得我这次的永诀更是无穷的凄凉无限的伤心。

去了！去了！你永远去了！一切美丽的生活，高超的企盼都如晚霞般的去了！去了！果真去了，留下这个易于感伤彷徨无归的我和失了母爱一在天南一在地北的两女。啊，庐隐！你何尝就愿这样去的，你如真有灵，也必是个凄惨的鬼，半夜里在荒郊和着森冷的晚风长啸吐出你的哀音。

前几日，在北地的女儿来信，劝我不必再想念你了；我感谢她体贴我的好意，但不禁哽咽起来，她又问我近来好否；我回答她说我们除了恋想那位慈慧的母亲，哪一个不是好的？啊，这种滋味，恐怕你这饱经忧患深知愁味的庐隐也未必能体会出来。

生与死原来只是一线之差，在这一点差别里，我们就感到严重的心情，在这两大界域间芸芸众生过着熙攘的生活。我也是众生之一，如一只小虫早晨从地隙里爬出，当正午人们忙着工作时，我也忙着我的生活，等夕阳斜照树梢，我又钻进地隙里，孤零零的将疲劳的四肢长躺在冷硬的土上，苏了口气，细细回味自己的遭遇。这槁木死灰的生命早知其必有幻化的一天，然而一想到自己的责任和你在病中的叮咛，我又丢不掉这点残生，仍在人丛中蠢动。

我的生活弄成了一条狭道，漆黑黑无光亮，我顺着它走去，走到更远的地方，远到人迹罕至。

这种生的压迫好似有千钧之重，古人说久生之苦，确非虚语！人固然畏死，但久生亦何有乐趣。我的隐，我就此把这口气断了，飘入黑沉沉的世界，与你畅谈此次变故的经过使你得到些安慰，好不好？但上帝不要我死，偏偏保着我这口气。我便想到他为何定要你去，但百思不得其解，忽然想起杨骆白（Robert Young）说的一句话：“上帝所爱的人都死得早，”心中这才宽舒了些。

深夜，秋风在窗边呻吟。寒蛩在阶前叹息，你的影子悄然而来；当我顾到世俗的希望时，你的影子又悄然而去了。我反复思索，不信你就这样完了，因为你来世间，来得匆匆，去也匆匆。曼殊大师所谓“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尽时花已空，”而今我更知其中滋味，不时反复吟咏。

梦中我曾一度在天堂里看见你，你仍对我温存，只不如昔日那般世俗。原来你已渡过了人间，超越了尘寰，给我以永恒的伟大和不朽的生命。永恒的伟大！不朽的生命！呵，这些又是幻影，你们别再来诱惑我，使我感到幻灭的惆怅辛酸的难过。

庐隐！我的确有些矛盾了，一面尽沉溺在过去的伤感中，一面又感到已往的甜蜜——这不得不说是回忆这魔鬼的魔术，使我一阵冷一阵热，终日在昏沉里过去；使我忽而悲从中来，忽而如未经世故的孩子狂笑起来。的确这是反常，这是

神经变态，这是世纪末的象征。我是一个狂人，在到任何事物都得尝点滋味；于是我的生活变成奔放的，而这生命的小船在狂风暴雨中失去了它的舵，它的帆，东飘西荡，随波逐流，谁能预料它将碰着什么样的礁不？——沉沦，沉沦海底，永无复生之日，去听海吼，看青葱的荇藻，与白骨沙砾为伍。

这是你给我的生活，给我的结束，不论你本心是否如此，但这是实情，不论你与世脱离的一瞬间如何劝我努力——这种努力正如醉汉挥着拳头与空虚斗武。我埋头努力，埋头挥拳，自以为得着满怀的战胜品，其实等我抬头一看，毫无所获。你劝我努力，隐，这劝法可以蒙蔽一般高傲的聪明人，于我却不适合。难道你不知我对生命的真相和人间的事业的见解吗？难道你怕我过于忧伤，而用这“努力”两字将我的全部希望寄托着这样消磨了我的一生吗？难道你曾深知努力的结果，也想使我得到同样的收获吗？这些这些我全怀疑，欺人的大言，骗不了我。

不能努力，就这句话！你纵说得如何动听如何绚烂，但我这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直望透一切的后背，显出逼真的现象，庐隐，你当我是个世上虚荣所能动心的人吗？不过我何尝不知你的用意，无奈我的寄托是在我俩共同的精神上，这精神一旦涣散，我的一切也涣散了，还有什么能维

系我的兴趣呢？

回忆不断的袭来。我想到我俩的初识，北方的春天，如荼如火的风光，树枝上成累的红和紫，鸟鸣嚶嚶。呵，真够留恋了。更有那西山的景色，北海的微波，圆明的古迹，颐和的水榭。黄昏池畔絮语，深夜促膝谈心；明月下携手共徘徊，高岗上仰卧细数那数不尽的星。何况我颠沛流离，忧患频仍，寄居寓所，病中恹恹一息，你那颗拂照温暖的心，热烘烘贴着我的僵体。这瞬息的追忆不时掠过我的心上，如利刃般将我割成无数的块。

难忘的是蓬莱的秋色，翠微的山峰，森森的松柏，一流涧水环绕我们的茅庐，院中的桂花吐出醉人的芳馨，席地上成堆的书卷，我们痛吟古人的名作，细谈我们的情书，明窗净几，各自抒写心胸，发为灿烂的文章。夜深矣，一轮明月当空，我吟出“冷月葬诗魂”的句子，你当时说我在人间过于纤巧，也许不是寿征，生怕永别。你便偃着我的腮说“你满意我不？”我不曾明白答复，只说我遥想故国，感到惆怅。唉，庐隐，你怕我的诗魂将葬于冷月中，而今我则依然，你呢，却已变为异物了。

你记得西子湖畔的情景，那些快意的散步，酒家的沉醉，轻舟溜过残桥，灵隐的钟声，玉泉的观鱼，九溪的跋涉，十八洞的迂曲。你更记得

我们的穷困，几至食不饱衣不暖，然而我们未曾诅咒生命，甘愿度这种精神愉快的日子。严冬的大雪，纷纷飘下，一切都在冷静中，湖上游人寥落，黛色的山峰被浓雾所遮，但我们破陋的屋内有的是春光。炉里添了煤，熊熊的火焰照着我俩的脸，显出沉默的微笑。

海上的繁华打不破我们的美梦。外界势力愈大，我们的精神愈团结。这时你的生活确很忙，我也很忙，我们没有以前那样潇洒。这三年来有的是甜有的是苦，有的是无味有的是刺激；可是我们心里有一盏爱的明灯，任狂风怒号，这盏灯是不灭的。

谁说不灭？而今它自己灭了！一个极平常的病使你竟至不起。唉，我的隐，你竟至不起，不回头的扔下了我们。当你那夜略感痛时，我正在书斋里为生活而忙，心虽乱如麻，但只要你的痛稍杀，我又闭上门独自去工作了。这夜我在楼下蜷卧在一张沙发上，时时听到楼上你发出的呻吟，我马上起来，颠着脚尖走到你的门边窥看动静。站了一晌，等你稍安后，我又到楼下蜷卧着。这样一夜不曾瞌上眼，天亮了，我走到你的床沿，问你好些了吗？你点点头，那种苍白的脸色使我难过，只好坐下来安慰你。可是三四小时后，你的痛有加无已，在昏忙中我答应你的要求，囑医生施了一下手术，以为这样就平安无事了，谁知

滔天大祸即在眼前？

此后四个整夜我不断被你的呻吟搅得睡不着，眼看天上发黑，跟着夜阑人静，不久听见路人的足音，看见东方涌上朝阳。我虽刻刻守候着，无奈你的病状日重一日，在一个黄昏，我决意另寻良医。从医生的眼睛里我看见一个黑影逼近我，但我仍抱一线希望，将你送到他的医院去。在诊察的时间，他表示惊骇和无能为力的神态，后来说你的子宫破了。我的两腿一软，再也站不起。我的眼里涌出泪来，央求他为你设法，他说非开刀不可，并且百分之九十五是无望的。

慌忙中我们将你送到另一医院，当你躺在手术室的床上，我牵着大的女儿宝宝轻轻走到你身边，各人和你吻了一下，我再也忍不住这一股泪了，立刻转身，生怕你看出我脸上的绝望。离开手术室，我和宝宝坐在底层楼客厅的沙发上，我浑身发抖，为你祷告，我问宝宝信不信上帝，她回答说信。我又问她：“像妈妈这种人上帝是不是爱的？是不是赐福的？是不是应当早死的，宝宝？”

大约经过两小时，壁上的钟正指着半夜两点，我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便冲上前去探问消息。那几位施手术的医生说幸而不曾就这样断了气。这真是个好消息，使我发狂。我到病房去看你，你向我略略表示认识的神气，看见你太衰弱

太昏迷了，我便溜到楼下去，又紧紧的抱着宝宝。但你那清脆的“我要喝水”的呼声继续传到我耳里，真是摧伤了我的心肝啊！

最后我愿将我的血献给你，但医生说我的神经有些变态，护士说我每隔数分钟就问你有无寒热，这些全表示我已不能自主了。于是出高价寻了个女人将她的血注射进你的病体，果然大有起色，但在一个美丽的春天早晨，你要看你的两个女儿，我知不妙，我们的缘分似乎已到了止境。我仍极力镇静的安慰你，又替你讲人生的意义这类大题目，希望你心里舒适些，纵然死，也死的比较和平。

你的气喘使我难过到了极点，我跪在床头又为你虔心祈祷，我的泪无从压抑，只好立起来走到窗边向外呆望，幻想一位羽衣翩翩的道士飘然而来，从囊中探出一粒丸药投在你的嘴里给了你一份新生命，蓦然间，我听见“唯建，你在看什么？”的声音，我回答“看窗外的景色。”话还不曾说完，喉咙已感梗塞，便借故有事要出去。不久你又叫护士要我进屋——呵，这真是最后一面了。你咽气时，双臂抱着我的颈子，一面抽气：一面说道，“宝宝，你好好跟着李先生——以后不再叫李先生，应当叫爸爸！囡囡，你长大好好孝顺父亲！唯建，我们的缘分完了，你得努力，你的印象我一起带走？”天哪！这就是永别了吗？